

王以培 著



江有汜

漓江出版社

王以培 著

江有汜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有汜/王以培著.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2. 8

(长江边的古镇)

ISBN 978 - 7 - 5407 - 5644 - 4

I. ①江…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04704 号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 - 55087201 - 833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 × 690mm 1/16

印张:12.5 字数:100 千字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4.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 - 2925888)

序 言

来到三峡才知道,时间是那么不易衡量,不是么?江水流逝,十年一眨眼。千年故园,转身就不见了,以至于你不相信眼前的废墟,而更相信幻觉记忆——的确,相对于旧城故居,溪水人烟,刚出现的废墟瓦砾,显得那么不真实,那么空洞虚幻。既然如此,索性相信那个更真实的故园,相信自己十年来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世界:那些孤身枯坐的老船工;广场上卖唱的盲眼艺人;熟悉山水草木能看见真地的风水先生;老茶馆里摆龙门阵的老人;深夜等船的挑夫,站在山坡上眺望,盼着父亲从远方打工回来的女儿;背着婴儿在棚棚里辛勤忙碌,给客人盛饭上菜的母亲;“脚蹬石头手扒沙,为儿为女为冤家”的先辈;还有信号台深夜闪烁的孤灯;古镇老街,黑屋檐下的青石板、红灯笼……他们怎么会消失又怎能消失?他们让我找回了沉没的故园,灵魂的根基;他们的美好、深远,淳朴与智慧,是我至今努力追寻的;何况那些未曾谋面的隔世知音,他们留下的遗作与生命传说,至今如杜鹃啼血,声声召唤着后世的灵魂——回归血脉中的忠诚与纯洁,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我辈之天职使命。

也正因为在现实中,承载着这一切的故园沉入江底,让我更加确信“慎终追远”的责任与意义,更加确信:“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我们心中的故园昨在今在永在一

现实中被拆了,就沉入江底;在江水里融化,就驻进心田;在心中铭记,必能通过血液传于后世。只要我辈追念先辈,珍视故园,未来的孩子们就

不至于忘本；相信历尽沧桑、劫难，一个纯洁、智慧的民族，终将回归自身血脉中的高山流水；相信心有灵犀，“通灵宝玉”就不至于在我们这一代丢失毁损。

我曾在大地上漂泊流浪，在世界各地求索寻觅。十多年前，当我偶然走进维苏威火山下的庞贝古城，亲眼见证了火山灰下复出的家园，从那一刻起，我顿悟觉醒，结束了十年的流浪旅途，只身返回长江三峡。十多年来，我再没有去别处，只一心一意，在长江三峡旅行，乘着各种车船，住着各种危房、棚棚，在淹没区各地采风。来来回回走着，上水下水、顺境逆境，信念只有一个：世人尽可以拆毁房屋，淹没土地，但我们心中的故园，火不能烧，水不能淹——即便九宫十八庙都拆完了，但香火不断；仰赖天恩祖德，我们的生命本身将成为活的庙宇，新的故园。

至此，我的文字只是缕缕心香，供奉于水底故园，相信那里不仅是祖先的墓园，也将是未来孩童的花园。但愿他们能从中采撷上好的种子，在未来的新田播种耕耘。

果真如此，我的船将重新出发，从鱼嘴到木洞，从万州到新田，从白水溪到白帝城，顺流直下，寻找梦中孤儿，水底家园。

时光颠倒，波浪重叠；重重叠叠的已不是江水，却是心血泪水，幻梦一场：“莫失莫忘，仙寿恒昌。”

王以培

2012年5月17日

目 录

水位139

引
子

上
篇

2月2日	高壩	巫山	7
2月3日	巫山	高唐观	13
2月4日	巫山老街	旧码头	16
2月5日	马夫溪	曲尺盘	31
2月6日	大溪	聚兴昌	31
2月7日	大溪	黄荆梁子	39
2月8日	奉节旧城	人民广场	45
2月9日	奉节旧城	烈士墓	47

2月 17日	双江	故陵	东升	2月 15日	2月 14日	2月 13日
100	岩湾	岩湾	坝上	藕塘	桥凼	落凼
	云阳	云阳	大麦沱	拖板	藕塘	水井街
94				74		月牙街
					64	
						54

61

下
篇

5月 7日	涪陵	5月 6日	忠县	5月 4日	瀼渡	5月 3日	溪口
李渡	乌杨						
洛碛				西沱	119	117	
							114
132		124					112

新田白水溪

引子

第一篇 望云思亲

第二篇 与白水溪夜谈

第三篇 南方彩旗

第四篇 戴草帽的小男孩

第五篇 壁上挂灯

第六篇 月黑头 警醒些！

第七篇 白水溪边观察阴晴圆缺

第八篇 致父亲

第九篇 淋淋夜雨

第十篇 九朵莲花三枝藕

后记

189

186

181

174

166

164

169

161

152

157

145

水位 139



引 子

眼前的水位是 139 米，从前不是这样，今后水位仍将上涨；换句话说，眼前的一切转瞬即逝，连同生命本身也正在消亡。

怎么办？当我沿江旅行，寻访故人故园，才发现心灵因怀念祖先而得到慰藉，生命因祝福孩子而有了希望。

上
篇



宜昌
巫山
2月2日

一只灰燕穿过阴空。身边的水手戴着粘满油污的帆布手套，解开套在岸上的钢索，“观光2号”徐徐后退，随后向前，驶进碧绿的长江。

2004年2月2日上午，流过宜昌的江水是碧绿的；就像2002年1月1日早晨，流过重庆的江水是青色的。——就这样，清江连接了我的旅途；我有幸为此做见证。

你见证什么？见证江水就足够了。在这平庸的世代，除了灵性，我并不关注别的。而此刻，扑面而来的冷风吹皱了江水，也吹皱了我笔下的汉字。我的字被江风一吹，竟吹出了风骨；风骨是无形的，但凝聚着力量，在今晨的长江之上，我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了。

我又复活了。复活的我已不再是原先的我。而为了复活，多死几次又何妨？多吹吹冷风也不会生病，病了也能好，好了还会更好——可惜啊，许多大船、小船停泊在江岸码头，除了灰燕、灰鸽，无人照料。我料到这些船都有自己的非凡经历，却料不到它们日后的旅途中会发生什么。但今日流过宜昌的清江提示我：与其追忆似水流年，不如在流水之上，寻找新的时间。

“时间”在我的笔下被江水孵化，浮出两个太阳：一个升天，一个落水；一寸大小的金门内日光丰盈；我久困灰白生活中的灵魂不也一样么？灵魂是心镜，惹了尘埃须即时洗清；灵魂是江水，涤荡岁月又唤醒生命。灵魂是无有却拥有一切；灵魂什么都不是，只是失去它，生命就再没有意义。

水从天上来，江上布满闪光的乌云；水从心上来，心尖就站着一位永不

背叛的少女。女儿是水做的；所谓伊人，在早春二月的长江边，如花似玉。

二月初，冬天还没有完全过去。我害怕冬天的冰早早融化了，让喜爱冬泳的人伸手够不到浮冰。

而一进船闸，人就好像进了监狱。这时，唯一需要的就是耐心；耐心等待，等水涨船高，两侧的高墙渐渐垂落……一过船闸，就看见西陵峡的江水——

你可知江水上涨之后，水国烟村都匍匐江岸，就连树木也都眼睁睁望着江底。

沉入江底的家园已付诸东流；西陵峡口，还残存着零星几座山村；悬在山间的村落，红瓦白墙，细密的树枝映在玻璃窗上；这些村落大多沉落在临江的山脚下，一些残破的房屋还冒着烟，斜坡上布满砾石碎瓦。

在“建设屈乡，造福于民”的大标语旁，赫然映着水位“156米”——船过秭归。秭归秭归，你来过多次，却丝毫辨认不出旧城身影！

江水上涨，房屋消失，人都不见了，只剩下缭绕的烟云。静静的绿水弥漫荒山，仿佛洪荒时代再度来临。

再仔细看看这些江岸故园——四周零散地标明“156米”水位线，一些残屋落在水位线下；而西陵峡、巫峡的大片地区，只是静静的碧水，轻拍着山岩；许多平整的岩壁，映现巨幅的天然水墨画。

而面对消失的古镇，面目全非的故园，面对寂静的群山、江流，你只能低头不语——就这样中午喝了半瓶酒，还有一半舍不得喝也喝不下去，就和着泪水一同倒入江中。江水今天只喝了半瓶酒，就现出沉船与沉默的先人。

泪眼面壁，黑白岩壁上就映着一只蝴蝶，圆圆的眼睛，硕大的双翼——蝴蝶有灵，山也会飞。

屈原祠又出现在昔日的山岭，红白相间的残壁薄如蝉翼，“孤忠”、“流芳”的字迹与日月同辉。可屈原屈原，为什么再度转身离去？一幢红色旧

屋紧贴江水，屋顶升起炊烟；流过门前的江水，险些浸入屋内……

秭归旧城已大半消失，屈原祠凭空降低了几座山岭，故人身影日渐清晰。

又到洩滩，枯树环绕的吊脚楼已幻为一片橘林——“夏橘之乡洩滩”从一张黑白照片，变成一幅真实的彩图。

而与此同时，巴东沿岸仍保留着红树、灰楼；时光的长廊呈现出旧日梦痕。我怀疑新城都是从梦里生出的，那样虚幻而脆弱。

冷风吹泪，热风吹雨，泪和雨今晚都很含蓄——云含着月，你淋着雨，一同进入阴暗的巫峡；只有隐居在此的巫师，出山相迎。

巫师挥泪，神女落雨，月亮从云间注视，江水在夜里送行……好不风光的你，用心举起船头那面软软的红旗。

红旗软软的，心却要硬；坚硬的心方能不辜负绵绵江水——心一软就化了，只有岩石与江水相依为命。

一个人站在船头不知行了多少里，梦里的事已不知发生了多少回，可前路茫茫，背后空空，同船的兄弟还在船舱里打麻将，看电视剧……莫笑他们，只笑自己；连浪花都笑出了声，只有青山无语。

天转眼就变得墨黑，水墨从山间渗入天庭；天边的家庭里又少了一个大人；你刚回家，又匆匆离去。

漂过层层山峦，数不尽的过去，“观光2号”终于停泊在巫山，一座灯火熠熠的岛屿。轮船靠港时，礼花窜上夜空，彩色光柱交相辉映。

漫山遍野的人群聚在码头，那不是南来北往的旅客，却是巫山本地青年，男男女女背着行囊，或干脆就提着一根扁担，整装待发。一问才知道，是出门打工的队伍，他们刚过完新年。明灯照彻的一长串棚棚如江岸贝壳一齐张开，为远征的队伍壮行。

而与码头上的喧嚣截然相反，巫山新城冷冷清清，街上只有两三个地摊，卖几串烧烤，一锅茶叶蛋。一个流浪儿正躲在墙角，点燃一堆火给自己